

在婚 姻介 绍所 门外

· 贺小虎 著



·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在婚姻介绍所门外

贺小虎 著

在婚姻介绍所门外

贺小虎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印张：7.25字数：154千字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5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284—X

I·277 定价：3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中短篇小说集。小说通过对生活中凡人小事的深层开掘和巧妙叙述，充分揭示了其中所包蕴的深刻思想内涵。既有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透视，亦有对人生、青春和人世间真、善、美的思索与讴歌。作品语言清新明快，风格含蓄隽永，情节奇巧曲折，读来意趣盎然。

序

小虎的第一个小说集将要出版，要我写几句话为序。

翻阅一遍集里的作品，我觉得基本上都能吸引读者。小虎的小说总是这样，很讲究情节的安排和人物的塑造，使读者感到津津有味。不过这一点并不能作为小虎作品的特点来说，有人物有情节的小说太多了。要是想提一提小虎小说的特点，我愿意说下面的一点。

我要说的这一点就是：它充满对美好人生的憧憬，充满对青春的热爱和歌颂。可以举出例证来说明，就是《结构美学》和《在婚姻介绍所门外》。两篇作品当时都获得《山西文学》当年的小说奖。都出了不小的风头，被电台广播、被改编为电视剧，被改编成连环画，被几个小说集所收入。

《在婚姻介绍所门外》被《中国文学》(英文版)转载于1981年第8期。这些，对于一位刚发表作品不久的青年工人（贺小虎当时在霍县电厂工作）来说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在这两篇小说里，读者可以发现，不但人物是当代青年，感情也是当代青年的。这种感情不但热烈，而且是激昂的，昂扬的，有

时还带有青年人的羞涩和困惑。

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这些小说颇得好评。

重新翻阅这两篇小说，我发现都是经我的手编发的，而且有用笔名写的《编稿手记》附于文后。我想在这里摘几句话来印证我现在的看法。关于《结构美学》，我写过：

作者以自己青春的热情，歌颂爱情，歌颂忘我的事业心，赞美生活中的美好事物，而鞭挞了欺骗与自私。

关于《在婚姻介绍所门外》我说过：

里面激荡着青春的热情和欢乐，这是贺小虎小说里常有的。

我想，这大约可以算作贺小虎同志小说的特色吧。

日子过得真快，一晃几年过去了，近十年来，小虎仍然不断写作，不断有新作发表，其中有的作品也很有特色。不过，就小说所引起的反响来说，似乎后作都还没有超过前述的两篇。当然，要一位作家写东西一篇比一篇好，这是一种苛求。小说引起反响需要各种条件。不能仅仅以反响的大小论定作家的进步与成熟。不过对于一个象我这样的老编辑来说，我总希望小虎的小说再风头几次。根据他的实力，他也可以做到。不，他应当做到。

李国涛

1989年8月21日写就

目 录

在婚姻介绍所门外.....	(1)
历史上的三分之一.....	(15)
我们工厂的三个女人.....	(53)
7892045	(75)
政协委员的女儿.....	(85)
恶狗.....	(101)
结构美学.....	(116)
幸福女神的对话.....	(132)
金色的岁月.....	(146)
舅舅和外甥.....	(164)
列车闲话.....	(184)
姐夫和小姨子.....	(201)
小礼拜.....	(211)
后记.....	(225)

在婚姻介绍所门外

大伙儿都说我搞了好对象，应该好好谢谢婚姻介绍所。其实，穿起我们姻缘的红线，并不是来自婚姻介绍所门内，而在门外。不信？好，现在饭后茶余，我给你们扯段闲篇。

上帝造就人类的时候，男人和女人大致相等，男婚女嫁是生命延续的自然法则，本不应成为问题。可是，我先先后后搞的对象有半打，转眼到二十九岁了，还是人孤影单。代表年龄的阿拉伯数字对未婚青年来说，特别敏感，数字越大，压力越重。

是我长得丑陋吗？不是。去年，我当上市先进工作者，市报记者写过我的人物通讯，是这样形容我的相貌的——

“虽然他长得不算漂亮，但长眉毛下的那双黑亮眼睛却闪露出青春的朝气，运动员般的健壮体魄充满男性的魅力。”

恋爱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职业，我是个小学体育教师。爱情的挫折象一面镜子，使我看清自己从事的“神圣职业”在社会上一部分人眼里的地位。

第一次恋爱是同一个老同学，纺织厂的女工。我同她经

常挽着手来到汾河边，望着橘黄色的落日，灿烂的晚霞，我感到两颗紧挨着的心正用相同的频率跳动。幸福的歌声在我们周围回荡……啊，那真是美好的日子，充满玫瑰色憧憬的日子。一次，她俯在我的肩头，低低地、用无限柔和的声调说：“蔚扬……你难道不能再选择一个更好的职业吗？我们厂的女伴们都嘲笑我了，说我找了个‘教书匠’、‘孩子头’。”

我的心象扎进一根尖厉的刺。

她说：“你调动一下工作吧，我爸爸可以帮忙的……”说着更紧地靠近我。

一股凉意从心中泛起。我看着她眼睛，从她那乌黑的瞳仁里，我看到了她的乞求、忧伤。但我看得更清楚的是对我的怜悯，而我所最不能忍受的也正是这种怜悯。它不是什么怜悯，分明是对我从事的神圣事业的歧视、蔑视，是对我强烈的自尊心的嘲弄。许多激烈的话涌上喉舌，但我忍住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没吵一句就分手了。

最后一次谈是去年冬天，一个邻居介绍的。对方是个时髦女郎。一见面，她那两只诱人的大眼睛就忽明忽暗上下打量着我，象观看什么珍奇动物。当知道我的职业时，诱人的大眼睛象降了电压的灯泡，一下子黯淡了，没做任何解释，扭身就走。我尾随跟出去。在我们邻居窗外，我听见那时髦女郎正对我那邻居大发脾气：“姨妈，你也太看不起人了。你说给我介绍个体育工作者，闹了半天是个小学体育教师。你知道社会上怎么评价他们吗？都说小学教师是二等公民、处理品……”

婚姻介绍所成立了，虽然只在市报第四版右下角发了火

柴盒般大小的消息，但引起的反响却远远超过某些头版的新闻。婚姻介绍所设在华胜里，这本是一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僻静小巷，现在却充满了美丽色彩。花花绿绿的妙龄女郎，风华正茂的青年小伙，纷至沓来。凤凰车清脆的转铃声，悠扬的吉他声，充满青春活力的笑语欢声，还有录音机里的电子音乐，歌星邓丽君的委婉歌声，充满了这条小巷。诗人们浪漫地称这条简陋小巷是“充满爱和美的大道”。

在妈妈的多次敦促下，我揣上户口本、工作证、照片，穿上最能显示我男性美的崭新呢料青年服，向“充满爱和美的大道”进发了。

出门，拐弯，上电车，下电车。婚姻介绍所出现在我眼前。望着那朱红色的小门，我仿佛看到里面伸出千万条飘荡的红线。我想，我拽住的红线将把一个什么样的陌生姑娘和我牵串到一起呢？

一阵铿锵铿锵的电子音乐打断我的联想。三四个长头发的时髦青年提着录音机大模大样拥了进去。其中一个我知道是北城一带有名的小流氓。我的情致一下子被破坏了。难道我要同这些品格低下的人一起去寻找爱情吗？而我需要的爱情同他们的爱情明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货色。可是，通过这朱红小门传播出的爱情信息却又不分什么成色、质量的。

正当我犹豫之际，听到一个比电子琴更清脆动人的声音：“王老师，你这是去哪儿？”——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站在我面前。

她是我的一个学生的大姐，说不上名字，只知道她姓白。

“噢，小白，我是去……”该死，怎么好意思向一个不熟悉的姑娘说自己是到婚姻介绍所找对象呢？“我……我是去前

面访问一个家长。你呢……你去哪儿？”

小白嫣然一笑，“我到东城五金商店去。”

“噢噢。”我点点头，慌慌张张告别了。

向前走了一站地，我估摸小白已走远，便转回来。远远我发现小白不知什么时候也转回来了，长辫子一甩，一扭腰肢闪进婚姻介绍所的朱红小门。我高兴极了，——“有小白这样的人，就有纯真的爱情，真正的爱情。”刚才那些时髦青年给我的不愉快一扫而光。我疾步跨进朱红小门，进入男接待室。

我站在窗口向对面的女接待室眺望着，在花花绿绿的姑娘们之间，夹杂着小白的身影，她拿着一张表格低头填写着。我一直看着小白填写完后走出朱红小门。

我微笑了。

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工作人员走过来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

“小伙子，别傻看了。先填表格吧……包在我身上了，我姓陈，我会使你幸福的。”我感激的点点头，从他手里接过两张表格。

这是两张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崭新表格。第一张是我本人的基本情况，这当然好填了，如同填写一般履历表似的。第二张表格却使我犯了愁，上面赫然写着“寻求配偶的基本条件”几个字，下面是分着十个项目填写的栏目。包括对方的职业、年龄、性格、相貌、经济状况、身高、籍贯、民族、文化程度、家庭概况等等。透过这些抽象的条款，我看到的是小白——一个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人，一个热情的姑娘，——她红红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对乌亮的眼睛，那眼睛象贯通灵魂的两眼深井，闪露着内心的纯洁和善良。左耳朵下还有一颗动人的黑痣，她举止大方，身材健美……

是呀，我怎么能忘记她呢，尽管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尽管我同她仅仅接触过三次。

第一次接触是去年冬天，我领着学生去公园溜冰场滑冰。一个学生滑出场外，在薄冰处“叭”一声陷进冰窟窿。我慌了，跳进去把学生救起。还好，救得及时，换上干衣服后，落水学生很快就恢复过来。一个老师对我说：“你等家庭长剋你吧，上次我上体育课，一个学生跳木马扭了脚腕，家长大发雷霆，点着我的鼻子数落。更别说你这是把学生掉进冰窟窿。”

在我送落水学生回家的路上，心里诚惶诚恐，准备着家长大冒肝火，点鼻臭骂。进了家门，接待我的是学生的大姐，也就是小白。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她听我说完情况，没有表露出半点责备的意思，而是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我，不住地说感谢话，又倒茶又敬烟。我这工作失职的教师倒好象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。这使我内心很不安，一个劲地检讨自己。离开她家，我已走到三十米开外的巷口，一回头，还能看见在昏黄的路灯下，小白那俏丽的身影在向我频频挥手。

第二次见面是今年初春，我领着少体校的学生到体育馆观看体操表演。出来时，天下起雨来，淅淅沥沥，一阵紧似一阵，根本没法走。这可难住我这个当老师的。眼看就该吃午饭了，让这二十多个学生待在这儿饿着肚子挨着冻也不是个办法。我正犯愁之际，旁边售票室门开了，小白招着手向我打招呼：“王老师，下雨回不去了吧？来，到我们售票室暖和暖和。”我说：“不去了，不打扰你工作了。”真是，仅一面之交，怎么好意思给人家添麻烦呢，人家让让是个礼，咱

可不能当真。

小白走过来了：“你当老师的受得了，这伙学生可受不了。外面天气多冷，雨一时半时又停不住，进来喝点热水。眼看到中午了，给学生每人买上个面包，压压饥，我这儿有钱和粮票，你们先用着。”

瞧她想得多周到。看她确实诚心实意，也不好再推辞，便进去了。二十多个人把她的工作室挤得满满登登。她提来两把大茶壶，又东找西凑，拿来碗、缸子、饭盒，说：“王老师，你们先喝水，我去买面包去。”

心理学家在一本书里谈到未婚青年的心理状况时说：“随着年龄的成熟，他（她）们心中已逐渐形成自己的‘理想人物’。这是他（她）们自己性格、爱好、脾气、习惯的形象混和。在同异性的偶然接触和交谈中，他（她）们总是用自己心中‘理想人物’的标尺不断衡量、揣度对方。”我当时的心情正是这样，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伴奏下，我同小白一边吃面包，一边交谈着。透过不断交射着的灼灼目光，我们仿佛共同轻吟着一首微妙起伏的感情之歌。两个心灵在交谈中互相衡量、揣度。在衡量和揣度中寻找着共同的东西。

这时候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我暗暗诅咒太阳，干吗这样不知趣，打断我们美好的谈话。

回来后的几天，我一直心神不定，大脑中闪烁着隐隐约约的渴望、焦灼。我内心的平衡被打破了，我也清楚恢复平衡需要什么。好不容易等到休息日，我骑上自行车去给小白送钱和粮票。我盼望着我们能够把那个雨天的谈话继续下去。

小白正和两个小伙子在体育馆前面的广场推排球。我知

道其中一个省篮球队著名中锋，另一个是排球运动健将。小白看见我高兴地叫道：“又来了个体育工作者。”并把我介绍给那两个小伙子。当他们知道我是小学体育教师时，我看到那个中锋眼里闪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色，勉强地同我握握手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同这些体育名流之间的差距，耳际又想起半年前那个时髦女郎的话：“二等公民，处理品。”在这些体育名流环绕中的秀丽姑娘，怎么会看上我这个“二等公民”呢？小白对自己的那些行为，可能纯粹出于好心，自己却故作多情，把别人的好心引深理解到更深的范畴。自己还是适可而止吧，前面已经吹了六个，难道非再吹第七个不成。

于是，我把钱和粮票交给小白，淡淡一笑，就蹬车走了。

现在，婚姻介绍所看见小白，这表明，她现在不属于任何人，她正在寻求对象。这是令人愉快的信息。通过婚姻介绍所的安排，我和小白又可以继续那个雨天的交谈了，而且就象两个国家进行外贸谈判似的，可以更坦率明了、开诚布公，即使谈不成，也决不至于丢面子、尴尬难堪。

“好，婚姻介绍所真好！”我心里在喊。

按照小白的情况，那张寻求配偶基本条件的表格我是这样填写的——

年龄：二十五岁左右

职业：同体育运动有关系

性格：热心善良宽厚

特长：喜欢帮助人

·相貌：五官端正，秀丽，左耳下有一颗黑痣。

其它条款，如经济条件，家庭概况等，我都用“随便”、“无特殊要求”等字眼带过。

我把表格递给老陈，他一边看着一边问：“哎？年轻人……职业是同体育运动有关系，这……”

我说：“因为我是体育教师，我希望我将来的伴侣能理解体育工作。”

“噢，应该，应该，”老陈拍拍脑壳，“你的意思是象体育用品商店的售货员，体育广告员之类的职业了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也包括体育馆的售票员。”

“嗯？”老陈又发出疑问，“相貌是五官端正秀丽，左耳朵下还要有颗黑痣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……”我只好现编词了，“我妈妈说家乡有个讲究，左耳下的黑痣象征着吉祥和幸福。还说，这样的姑娘贤惠，我这当小辈的也不好违背老人的意思。”

“好，孝子，孝子，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不多见喽。”老陈说着把我的两张表格装进婚姻档案袋里，“请留下电话号码，等候幸福的会见吧。”他热情地把我送出朱红小门，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年轻人，请放心，我三十五岁才结婚，对寻找对象的苦恼深有体会。尽管你要的条件比较特殊，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，一定给你找个满意的。”

以后的日子是充满希望和憧憬的，平时不为我所注意的电话机突然在我心里占有了重要位置，一听到电话铃响，我总是跑过去第一个抢着接。没课时，我就坐在电话机旁，抚摸着话筒。我第一次发现电话机是这样美丽，玫瑰色的外壳，镀铬拨号盘闪闪发光，绿色螺旋形的电话线可长可短，

象节日大街上装饰的彩练。啊，更象牵动我美好姻缘的彩线。

十天以后，美丽的电话机终于传来婚姻介绍所那幸福的信息——“对象已找妥，明天下午三时在公园东门边凉亭第一次见面，右手拿报纸的姑娘便是；去时请手里也拿上一本画报，以免搞错。”

我刮了脸，理了发，衣冠楚楚地向公园进发，那气势、风度，俨然象外交官出国执行重大使命似的。

太令人失望了。见面对象不是小白。从外表看，那姑娘长得也还端庄，左耳朵下也真还有一颗黑痣。只是那双眼睛在我看来，总显得那样呆板、木然，缺乏感情色彩。远比不上小白那样清澈透明，闪烁着纯洁善良的神韵，像有火花在迸射。那姑娘说话时也没有姑娘们特有的清脆悦耳的动人声调，而是少气无力，没有一点抑扬顿挫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用低沉的平音，而且越来越低，最后一个字几乎是在嗓子里哼哼。听她说话就象听哀乐唱片一样，让人不能忍受。于是，我只好走了。

按婚姻介绍所规定，初次见面后要向他们汇报情况。我从公园出来后，就向婚姻介绍所奔去。

我向老陈喊着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再来一个吧。”

老陈拿出我的婚姻档案，抽出表格慢慢看着，问：“怎么不行？谈谈原因；是不是不够你的条件？”

我喊道：“她眼睛里没有火花。”

“火花，什么火花？”老陈宽厚地笑着，指指表格，“你要的条件里并没有什么火花呀……你们年轻人真是现代化了，要找的姑娘不但耳朵下要有黑痣，眼睛里还要有火花，

稀罕，稀罕……哈哈……”

我说：“反正这个谈不来。”

“好，好，这表格还有一栏是其它，你没有填。我帮你填上，要眼睛里有火花的。”老陈站起来，宽厚地拍拍我的肩膀，照例把我送到门口，握握我的手说：“年轻人，请放心。我三十五岁才结婚，对寻找对象的苦恼深有体会，尽管你要的条件比较特殊，但我们全力以赴，一定给你找个满意的。”

第二次约会女方是个射击运动员，长得蛮不错，比小白还漂亮，左耳朵下也有一个黑痣。可是看到她，却没有见到小白时那种舒服惬意的感觉。她那双眼睛真大，就象步枪的枪口，幽幽地闪着黑光，在我身上瞄来瞄去，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再去婚姻介绍所向老陈如实汇报。他照例宽厚地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，女射击运动员的眼里不能说没有火花吧……”

我说：“那不是火花，是激光，我受不了。”

老陈照例把我送到门口，宽厚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年轻人，请放心，我三十五……”

第三次，我走出婚姻介绍所大门时，不等老陈说完“年轻人……”的话，拔腿就跑了。

我跑到巷口，失望地坐在路边的台阶上，双手抱住头沉思着。三次失望给我的结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小白心中的“理想人物”不是我这样的人。

突然，我眼前闪过一道阳光。忙抬起头来，是小白的脸庞。她向我微笑着，我的精神为之一振，站起来。